

散文

穆青的周口情结

郭志刚

在周口中心城区有一座古老的二板桥,二板桥东岸有几处老房子,其中一处住着穆姓一家。其房子质朴简陋,寻常不过,但在这里走出了一位中国新闻界泰斗级的人物。他就是新华社原社长、近代著名新闻记者穆青。这处宅子就是“穆青故居”。

穆青的曾祖父穆松泉在周口穆斯林界很有威望,曾在周口怀庆寺当阿訇。他膝下五男二女,长子穆廷植,就是穆青的爷爷,是清朝末年的举人,被封为安徽省怀远县县令。老爷子知书达理,是当时周家口有名的乡贤,但还未上任,就遇上了清朝灭亡,不但官没做成,生活也难以继。无奈之下,1920年,经朋友介绍,穆青的爷爷到了安徽蚌埠淮南煤矿给一个资本家当师爷。穆青一家包括祖母、父母就从河南周口迁到安徽蚌埠。爷爷从小教穆青读书写字、打拳练武。

1930年,穆青的爷爷突患疾病去世,全家无生活来源,于1931年逃到祖母的娘家开封杞县,当时穆青10岁。穆青在杞县上了小学和初中,于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。

1938年,日本人占领了杞县。在外漂泊了18年之后,穆青父母带领全家最终又回到了老家周口。

关于这段经历,穆青在《在河南故乡》一文中曾有过记述:“我的父亲曾三次逃难,至今仍在靠亲友接济过活。”穆青这里说的“三次逃难”就是指从周口逃到蚌埠、从蚌埠逃到杞县、又从杞县逃回周口。从这三次逃难中可以看出穆家的变迁,也可以知晓这三个地方争穆青的缘故。

尽管对于穆青的故乡有这样的争议,但穆青始终把周口当

故乡。1949年5月,穆青参军12年后,回周口探亲时写了一篇文章,就是《在河南故乡》。他写道:“我走过辽阔的豫东平原……特别是在风沙弥漫的黄泛区,更是一幅人间惨相的图画。那里像塞外的沙漠一样,一片黄沙,几乎是寸草不生。过去被黄河水淹没的村镇,至今仍可以看到埋在黄沙中间的个别楼房的屋脊。许多无家可归的居民,如今以芦席帐篷为屋,聚集一起熬着痛苦的岁月。”正是这里的“一幅人间惨相”,给穆青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他一直惦念着家乡群众的生活,也希望家乡群众能过上好日子,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不辞辛劳从北京驱车千里回周口。仅从1982年至1999年,穆青就八下扶沟、六下周口、三下沈丘和淮阳,还去过项城和鹿邑,几乎跑遍了周口的所有乡村,并用他那如椽的大笔,以周口为题写出了十多篇关于农村发展的通讯,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令人感动。

1982年,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但对于如何安排农作物布局,农民心里没数。穆青就到周口调研。他发现,当年周口的夏粮产量首次超过了秋粮。当时,人们还未认识到这有什么意义。但穆青敏锐地觉察到这不单是个粮食作物布局调整问题,还是一个周口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。他发表了《夏大于秋》的文章,号召周口多种小麦。从此,周口大地掀起了种麦高潮,小麦产量逐年提高。今天,周口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、中国小麦主产区,这里面有穆青的功劳。

1984年,穆青给时任周口地委书记张文韵写了一封关于发展养牛业的信,建议家乡把养牛作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。这一远见卓识符合

周口实际,有力地推动了周口养牛业的迅速发展。穆青欣喜之余写出《赶着黄牛奔小康》的著名文章。同年,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专程来周口调研,并写了《关于河南省及周口地区养牛和秸秆过腹还田情况的调查报告》。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13个国家的专家来周口考察,认为:“周口发展黄牛生产创造了中国农区一个较好的模式,把废弃的秸秆变成了牛肉。”

1986年,穆青到淮阳参观了太昊陵、龙湖及松柏造型公园,认为淮阳有很大的旅游开发价值,并亲笔题写了“淮阳独秀”四个大字。今天的淮阳游人如织、景色如画,松柏造型公园也改名为“独秀园”。“淮阳独秀”,成了淮阳最好的广告和金字招牌。

1987年,穆青给时任周口地委副秘书长马远征的信中说:“周口是我的祖籍之地,我关心周口的建设和发展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惜我只是一个文人,帮不了家乡多少忙,只有给点精神鼓励而已,把周口建设好还得靠你们。”

1993年,周口因沈丘假药案而声名狼藉,产品销不出去,发展受到很大影响。困难时期,穆青又回到周口,经过采访写出了轰动全国的通讯《潮涌中州》,为周口恢复名誉、加快发展作贡献。

穆青还为周口地委题写了清朝郑板桥的一首诗: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他希望,周口的干部要认真倾听民间的疾苦声,时时刻刻关心体贴群众,为人民排忧解难,多谋利益。穆青的这幅字被复印多份,挂在地区各局委及县市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,起到了很好

的警示作用。这幅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作用,不仅仅因为题写的内容好,更因为书写者穆青以他自己的言行,赋予了这首诗更高的境界。看到这首诗,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、对家乡那种发自内心的博大深沉的爱!

穆青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,曾写出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——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》等影响巨大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好通讯,是个大人物,但这么个大人物却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千里迢迢多次回周口,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。表面上看这是穆青对家乡的感情、对家乡的爱,但根本的是穆青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。

穆青新闻思想的灵魂和主题是勿忘人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穆青以丹心赤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,以浓墨重彩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,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,不懈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,堪称坚持群众路线的楷模。在工作方法上,他坚持深入基层、调查研究,始终与老百姓打成一片。穆青的每一篇报道都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范文,这与他坚持勿忘人民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。

穆青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。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,今天的周口人民,在以习近平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思想的指引下,已过上了小康生活,昔日的黄泛区已变成了国家大粮仓、昔日狭窄的德化街(“穆青故居”所在地)已变得宽阔整洁,周口这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已崛起在豫东大地。正像他生前关心家乡一样,家乡人民也深情地怀念他!

诗歌

“七一”颂歌

班学明

是谁冲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
是谁为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曙光
党啊!敬爱的党
是您为我们书写出神奇的历史篇章

血染的红旗,怎能忘记
百年来历经创伤
多少英雄前赴后继
多少先烈赴汤蹈火
岁月带走了沧桑
却带不走我们的信仰

岁月送走了苦难
却送不走人民的理想
从南湖红船到神舟飞船
从万里长征到“一带一路”
从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
天地间普照着红太阳
我们心中有滔滔黄河、滚滚长江作证
让镰刀锤子这面红旗在世界
东方
高高飘扬
永远飘扬

随笔

陌生的朋友

张国营

我家在学校家属院,所住的楼房是改革开放后学校集资兴建的第一栋家属楼。我住在四楼,顶层,独户。三楼与四楼之间的平台北墙有一个推拉窗,因为在楼道里,所以始终处于关闭状态,最下面公分处,前年粉刷楼道喷上的涂料凝滞在上面。

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,我从楼道经过,发现一只小鸟静卧在推拉窗外侧的右下角。隔着下面粘附涂料的玻璃,我瞟了眼小鸟的头部和颈部,是一只斑鸠。本来我们校园里的斑鸠就很多。我很新奇,上下楼都很小心,生怕惊动了它。可是第二天,我发现它并没有飞走,仍然静静地安卧在那里。我突然领悟,它一定是在那里孵雏吧!斑鸠难道也有思维能力吗?要不然,它怎么会选择这么理想的地方孵雏呢!朝北的窗户夏季一般不漏雨,窗户的右面又是突出的凉台,它的位置正处于凉台与窗户的夹角,内侧又有经常关闭的玻璃作为屏障。并且,这里很安静,独门独户,家里只有我这个老人,没有嘈杂的人声更没有小孩子的骚扰。

从那天开始,我就特别关注这只孵雏的斑鸠,上下楼梯的时候总是想,天越来越热,玻璃窗是关着的,不通风,楼道在楼的最西端,是最热的所在,斑鸠妈妈要孵化到什么时候呢?我小时候看到母鸡孵小鸡是21天,斑鸠差不多也该这么长的时间吧!

我耐心地等着,突然,有一天午后下大雨了,真是狂风暴雨。我在屋里,先是看到南面的窗户漏雨,就把南面的窗户关上。心想,夏天总是南面的窗户漏雨,北面的窗户是没事的,当然,孵雏的斑鸠也一定不会受影响。我正这样安心地想着,看着电视,突然看到北面的窗户也漏雨了,怎么会呢?哦,我明白了,刮的是拧劲子风,有时候南面的窗户漏雨,有时候北面的窗户漏雨。我这么一想,立即感到坏事,赶快拉开房门,去看窗台上的斑鸠。

隔着玻璃,我看到斑鸠妈妈的羽毛都湿透了,成了落汤鸡——不,是落汤斑鸠,羽毛湿漉漉地贴在身上,脖子缩着,头低垂着,好可怜啊。我真想说,斑鸠妈妈,你先到屋里避一下吧!另一个我立即嘲笑这一个我的荒唐。这场景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呀,我只好失意

地返回屋里。

第二天雨停了,我赶紧拉开门,去看经过疾风暴雨洗礼的斑鸠。只见它依然安卧在那里,身上的羽毛恢复了蓬松,头也昂得更高了,神清气爽,好像在说,阳光总在风雨后,风雨中这点儿痛算什么!

一天天过去了,时间早超过了预期,已经到了7月下旬。怎么回事?怎么总孵不出小斑鸠?斑鸠妈妈还在不在呢?再等等吧,总会有结果的。我虽然这样自我安慰,可没过几天,还是有些急不可耐,索性把右扇的玻璃窗强扳开一道缝想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刚把玻璃窗扳动一点点,只听扑棱一声,斑鸠妈妈展翅向北飞去。我好后悔呀,我怎么能强行骚扰这位呕心沥血的斑鸠妈妈呢。覆水难收,我就这样结束了斑鸠妈妈的孵化任务。

过了几天,这件事也就慢慢淡化了。又过了几天,大概8月中旬的样子,我又看到斑鸠妈妈了,它还是在原来的位置静卧。我想,你咋能坚持呢,又是一场持久战吗?不过已经立秋了,虽然还很热,比起刚刚过去的三伏天已经好多了,并且还会逐渐凉快。

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,9月初的一天,我从楼道经过,突然看到斑鸠孵雏的地方露出了两个脑袋。难道是斑鸠爸爸和斑鸠妈妈吗?我走近两步准备看个究竟。呀,太神奇了,这两个小脑袋上只有绒毛,小嘴儿尖尖的,脖子又细又长,还没有长出羽毛,这是两只小斑鸠呀!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斑鸠妈妈终于成功了!看来,不管做什么事,只要认定目标坚持下去,最终一定会成功。可是,小斑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?它破壳的时候,看到这个崭新世界的样子,咋没有咕咕地叫一通呢?难道是它们的妈妈嘱咐它们一定要保持安静,不能影响这家老人的正常生活?真懂事。其实,我喜欢甚至盼望它们欢快地引吭高歌,给这个静寂的地方增添些生气呢!

过后的几天,我仍然没有听到小斑鸠的叫声,只见他们昂着小脑袋东张西望,羽毛也渐渐长出来了。我正这样一天天地望着,昨天,斑鸠突然不见了。我走到窗前一一看,它们的老巢空空如也。我心里一阵失落,想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,只好在心里说,再见了,陌生的朋友。

散文诗

安静的时刻(外一章)

韩冰

安静的时刻,我们看见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开了。攒动的激流不再四处隐藏。他们从各处走出来,眼睛明亮,波光荡漾。

大地有着好兴致,或开放,或垂落。让自己,三番五次替我们经历险境。

那匹白色的马,驮着它的新马厩。带我们进入坦途。

环视山峰,连绵逶迤。任何一个凸凹的枝节上,都点缀着厚实的慰藉。

我们安居乐业。无论静止,还是起伏。

旋转,木马,我们都是骑手。忽然而至的山风,替我们吹开万物。

我们替它,一根一根梳理着岁月的羽毛。

一会儿急,一会儿缓。

我们总是离自己太远

我们总是离自己太远。一会儿左,一会儿右,那些模糊的脸庞,融进太多的速度和颜色。

一片一片树叶赶过来。一枝老树干伸过透明的窗口,男人一样的黄昏,堵着幻觉的胸口。四季的灯火,搜索时光的影子和乔木。避风宽阔的水面。

伸出一只手,我们如此确信地等待自己。

来!西山的马,东山的草,和南山的梅花。月色扶起北方的美

人。它们用另一幅面孔,打开一扇门,又打开一扇门。用碰撞,消除内心的黑暗,和绝壁。

混迹于世的季风,任何流向都会成为暗示我们的理由。

在箭离开弦之前。岁月顿悟成石,烈焰涅槃成灰。沿途不断替换的景物,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。而,我们总是走得很快。找不到自己依存的河流。

我们置身于巨大的、生活制造的迷宫里。却毫不知情。

我们离自己的欢颜越来越远。我们不断窥视异乡的秘密。却在对抗中,互为异乡。途中,突然出现梧桐树,像一道意外的闪电,穿透我们多余的肉身。

散文

夏天的味道

李科技

家乡人爱吃荆芥,把荆芥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,那就是:无荆芥,不夏天。

夏天是适合荆芥生长的季节。在家乡,凡是自家有一块儿土地的,多数要种上些荆芥。城市里没有这种天然优势的,创造条件也要种点儿。找来一个泡沫箱,放一些土进去,然后栽种荆芥,也能长得很好。舅爷一家曾经在西藏工作、生活,听他们说,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种活荆芥的。高原地区很多蔬菜不容易成活,远在西藏,唯独荆芥给了离家游子满满的慰藉。乡梓难忘,一株小小的荆芥,何尝不是乡愁的投射呢?

母亲说,荆芥喜热,天气越热荆芥反而长得越好。事实证明,荆芥的生命力的确顽强,无论撒籽还是植苗,都能顺利成活,过不了多久就是绿油油的一片。这时,门前闲置的土地不再落寞,盛夏不再死气沉沉。

所以,当你夏天来到河南,尤其是豫东这一带,你会发现家家户户门口不约而同种了一种相同的蔬菜,或许很多人叫不上来名字,这时候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一下,这就是荆芥了。它长得并不高,但是很密集,很旺盛,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之气,伴随着一丝清凉醒神之感。这味道还真不好形容,我们姑且还是叫它家乡的味道吧。

如此热衷于种植荆芥,这一切应该源于家乡人对荆芥味道的偏爱。荆芥怎么吃?主要吃嫩叶和嫩茎。掐掉嫩叶和嫩茎的荆芥,又能迅速地抽发出新芽、新叶,如此一来,整个夏季都有吃不完的荆芥了。做面条、茄汤,调凉菜等,都可以放一些荆芥叶,口感能得到质的升华。如果做的是汤面条,在即将熄火起锅时,撒入一把荆芥叶,一锅面条瞬间就有了灵魂。做捞面条的话,在完成卤汁(有的地方叫臊子)烹饪时加入荆芥叶,然后浇到了过凉的面条上,这就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夏季美食,一个人就能吃上

好几碗。如果调凉菜,像黄瓜变蛋、洋葱黄瓜等,放上一把荆芥叶,既极快地调和了味道,又不失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缀。摘的荆芥叶比较多的话,还可以搭配些夏季的经典蔬菜,或蒸或烙,就可以做一顿菜馍了。刚出锅的菜馍,香气萦绕,把夏天的味道一口吃进肚子里,别提有多么美味了。

一把荆芥叶,一片乡土情。如果说一种夏天的味道,那家乡人大概率会和荆芥关联起来。整个夏天,因为有了荆芥,家乡人的味蕾得到了充分的活跃和满足。这种喜爱之情,用一句俏皮的话来表达:夏日炎炎,有你超甜!



山鸟图

杨景姣 绘